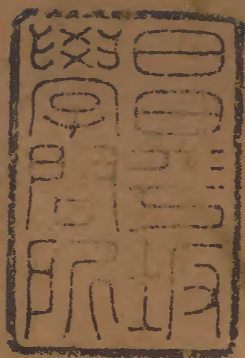


許魯齋集 序目一之三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一〇五	一四二
類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一〇五	一四二
漢書		號	函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31)		
函號		299	47	



張大中丞訂

許魯齋先生

生集

正誼堂藏板

許魯齋先生集序

淺草文庫

集羣聖之大成者曰孔子孟氏子與私淑而亞於聖者也集羣儒之大成者曰朱子魯齋先生私淑以成其儒者也孟子去聖人之世未遠而先生之生距朱子之沒亦不過數年議者



本館纂輯儒書前後件  
梓爰公同好近則方則  
翻板刊列殊屬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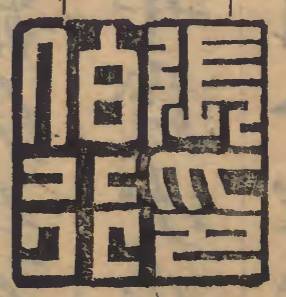
謂先生之時之遇適與孟子合而先生實慨然以孟子自任故其對世祖卽述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而與權臣阿合馬論事則持正不肯少屈於王文統之言利直以義爭之其巖巖氣象亦有

與孟子相彷彿者若夫以王道望其君合則畱不合則去與夫爲太子師恐坐講難行不就職其難進易退之間又庶幾乎於孟子有合也故先儒謂先生之出處合道由善學孔子得之余謂先生之善學孔子由善學孟

子得之者也雖然先生有言吾於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畏之如師保夫以先生之敬畏四書是敬畏孔孟也先生之敬畏小學是敬畏朱子也舍小學何以至大學舍朱子何以至孔孟夫乃知先生之善學孔孟又自私

淑朱子得之也世有善讀先生之書者論其世以友其人考其言而師其行且敬且畏亦如先生之於四書小學也於以私淑先生無難矣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序

儀封張大中丞以元老巨儒來撫吾閩設  
 講舍延文士輯先儒遺書次及許魯齋先  
 生集正朔奉以卒業作而言曰自孔孟以  
 來理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派指不勝  
 屈降而至明薛敬軒胡敬齋諸先正亦接  
 踵起若元獨先生一人當程朱氏之風寢

微而卓然自立繼先賢之墜緒譬如支大  
厦以一木明孤月於中夜非名世真儒孰  
能與於斯先生涵泳聖涯慨然以道爲己  
任避亂轉徙所至從游日盛遇知元世祖  
屢辭要職惟爲國子祭酒則喜曰是吾事  
也教人專以小學四書不尙文辭去後弟  
子服教弗衰及退老於家太子使人謂之

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  
時矣嗟夫彼以先生存則道存惡知先生  
往而道不與俱往乎嘗覽其遺書奏議說  
書雜著諸篇抑邪說扶正道皆悲天憫人  
而覺世之所爲作也先生在太學時手植  
兩樹於廟庭中迄今列峙與先生俎豆竝  
垂不朽吾輩望之且肅然歛容必恭敬止

而况先生手著之書持天人之會繼絕學  
以示來者 中丞公方倡明斯道闡宋明  
儒脉上逮孔孟而烏得不爲表彰以公諸  
世正朔老矣學殖荒落豈能與文章之觀  
然而聞風興起羹牆如見則斯集也獨能  
已於私淑乎哉晉江後學陳正朔謹書



許魯齋先生集目錄

卷一

遺書

卷二

奏議

上時務書二首

爲君難六事

雜疏四首

對御

卷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畧

讀易私言

讀文獻公撰著說

論陰陽消長

小學大義

對小大學問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論生來所稟

答或問不遷怒

卷四

雜著

答仲叔二首

論子玉請復曹衛

辨說

高疑字說

王生名字說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祭鄒國公文

祭李生文炳文



留別譚彥清

呈丞相乞致仕狀

辭免京兆提學狀

書簡

與竇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與仲晦仲一二首

與友人

與孫謙甫

與孫伯玉二首

與張仲謙二首

與廉宣撫五首

代李和叔與兄子

卷五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制

大元勅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卷六

元史本傳

國學事跡

古今儒先議論

許魯齋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仝校

遺書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

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  
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  
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  
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凡事  
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  
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  
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  
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  
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  
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  
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  
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  
勿違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濩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若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瞶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旣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至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耻無耻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耻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正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仇怨豈知兄弟之義哉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慎勿近之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心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

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通一史矣惟是三傳當叅以史記讀史記當叅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日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宇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卽時  
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方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子執威權未有不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亾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于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于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旣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日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于大材具稍大便不



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于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恐害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已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淡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

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許魯齋先生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全校

奏議

上時務書二首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  
 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  
 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  
 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回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  
 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  
 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

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遇亦或有少補云

### 立國規模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日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

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必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模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旣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遼

言中集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亾相繼  
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漢無事論此必始今  
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  
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  
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  
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亾國之俗其勢  
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  
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  
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  
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

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  
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  
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  
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  
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亾便常議此此而不務孰爲  
可務顧乃宴安逸豫乘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  
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  
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  
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  
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

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

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觀日月也獨術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况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

言學彙集 卷之二 四 正論堂  
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詬  
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  
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  
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  
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  
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  
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  
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  
知所期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  
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益續當議之亦不  
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  
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  
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  
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六事

踐言  
去邪

防欺  
得民心

任賢  
順天道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  
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  
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  
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  
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

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欵陳於後

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凜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

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已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于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今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

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



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  
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  
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  
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則贊其善以市恩鼓其怒  
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  
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  
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  
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  
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  
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

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  
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  
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  
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大國其重固  
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  
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  
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  
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

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  
 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  
 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  
 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  
 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  
 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  
 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  
 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  
 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  
 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

猶尚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

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

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者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為

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

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

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

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

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

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

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損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子

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卽位之初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翼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也一

言魯齋集 卷之二 正誼堂  
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亾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訢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十年不拔之基猶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靡繫也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樹立也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  
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  
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  
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  
乎右六者難之日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  
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  
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雜疏 四首

臣衡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者商論歷代創  
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

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已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  
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已西庚戌民之  
困弊極矣困弊旣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  
好賢之名聞於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  
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  
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  
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  
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會而天下之心已歸之  
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  
愬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

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衡伏觀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爲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已困苦至於已酉庚戌民之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

其糧曰孰新孰陳

云云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僉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尙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

言集卷之二  
正誼堂  
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觸事遽怒怒之色見於貌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

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土姬七甚至無喜生喜無怒

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也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夫何苦使人不信

右四疏皆非全文  
從刪彙錄出附此

對御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上見上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爲徇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

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  
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  
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  
未爲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  
學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  
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生平雖  
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所不  
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  
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  
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知  
是否



許魯齋先生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仝校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畧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昧因  
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在明明德  
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着明德中便知天  
地造化陰與陽相為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  
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  
屬土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

言學齋集 卷之三 正誼堂  
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  
仁是溫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  
教過去不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重  
爲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謊的  
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  
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  
不精細便是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  
理大蟲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鴈大  
的小的厮隨着成行飛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  
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  
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  
民做主人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  
智信不教昧了其間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  
以做聖人行得較低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  
沐浴盆上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火身上有塵垢  
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洗呵  
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  
行着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  
是那明明德有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不  
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

言學齋集 卷之三  
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  
口中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  
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揀他  
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出世  
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仁義禮智信五  
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這的便是新民在止  
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且說朝廷跟前行呵把心敬  
謹便是爲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爺娘跟前孝順便是爲  
子的道理最上等好處以至孩兒每跟前慈愛便是做爺  
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

伴當其間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着行呵便是  
止於至善一件事到跟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  
更不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能處置  
便理會的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的不  
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細尋思自  
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日學一件把那  
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爲一件又恁的窮究今  
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不是的  
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  
揀得是呵便是格物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是會得久

而聞天下事好的反的合做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蔽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大人不見處甚的反勾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得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說謊呵謾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心正正當當地孔子道修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

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得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得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着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見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修得正身既修得正家便可齊齊家又在修身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自己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

有偏敬重的有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的不合將那  
反處也愛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比喻爺娘愛孩  
兒好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  
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心既  
正了身又修得正在一家之中爲父者慈爲子者孝一日  
在朝廷爲官決忠於君在家兄弟和睦在外與人做伴當  
老實心裏慈愛覷着百姓恰似覷着家裏孩兒每一般只  
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活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  
興仁如堯帝舜帝行仁天下皆行仁桀王紂王不行仁德  
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  
曾教導下頭人怎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  
自己心正便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  
下在治國若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此這  
堯帝讓位於舜朝廷衆官皆興讓這的是孔子道一家讓  
一國興讓天下皆這般的呵那裏有那相爭還報的道理  
在上的敬老人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長上在下的便  
敬長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憐見那孤寡在上者  
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  
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  
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理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件的道理須索用自己心一件件體驗過依着行呵便有盆若不用體驗便似一場閒話也似這般說過去了便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者多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呵財常不闕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會說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收歛錢財必損着百姓損着百姓必損着國家小人多收歛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生受却道國家有利益君王又道此人肯

受天下怨却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此上賢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亂

孔子道修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心便能修身能修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腳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着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勾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勾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勾當如古時

有箇柳盜跖專一要做賊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跖歹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跖是不能正心的人若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些兒不是處一日加三遍思量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小的不做小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勾當平天下是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有些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

下頭人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常常的做歹勾當却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勾當好便如掩着那耳朵了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槩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却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着堯帝去征苗民有苗民竝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却用做好勾當又如楚平王在臨潼鬪寶用那賢人贏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這的是那楚國有好

人所以楚國彊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得那至善的意見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正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小的都正如桀王暴虐紂王寵妲己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却不想量這般東西都是百姓的身上脂膏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爲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興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

妃子褒姒尋常不好笑幽王好褒姒笑却去烟火臺上擂鼓燒火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爲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道是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日申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煬帝科天下數萬人夫開河修路栽花插柳打造龍船準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遊翫揚州這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



罵將這堯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與舜做若當時堯立丹朱為王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帝天下都無相爭還報的心是以正心用正人天下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夫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正當當地人心若正便有些行不盡的政事夾沒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為人件件從那正心上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步高如一步學友人的如穿井一般一步低一步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上做將出來撇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勾當在上的正呵在下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愞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

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入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遜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塞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於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在下而反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

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

謙最吉小

過則凶

坤六居初者凡入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此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

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

一本無上二段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

正乎

一本乎上有者字

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

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為易

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今重錄如左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吉多焉失位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任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况六五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承上於柔邪不足為累  
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  
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不通用  
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巽務於下下一陰其勢有所

不同如非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  
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獲敵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本作柔之始也上陰一本作柔之極

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  
已也加以至尊一作君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則幾入

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  
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一本作錯則卦之才皆

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  
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  
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剝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  
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  
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  
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

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

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隨

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

也或應或依祇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噬

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一本作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一本

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

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

無過也雖然柔止之動居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

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

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畢究其用心作究其處心為累也作

為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

一偏唯六二中正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理字而其才幹有不

逮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一本無有字則

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

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用五附三其勢畧

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

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震動而無恒與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正不中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

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生規定如此

以柔居之

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一本過作闕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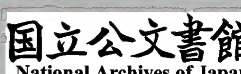
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咎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應皆有得吉之道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唯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一本無故字甚作頗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



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動德  
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慎恐懼之義  
也陽處陰位為體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  
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動德反下  
此恒之象有田無禽歟

與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  
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上陰下與坎不殊順而入之相  
得尤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又  
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  
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已身得作曰居  
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而後可  
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願獲吉

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一作處  
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  
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皆無凶咎蓋  
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凶咎下作  
道妻之道主於貞蓋臣之道子之  
順貞順則無過矣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





此一本作莫有粹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

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陷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二之字巽順

於理良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專

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作以此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

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一本作觀其辭則戒之意可見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唯履之

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一本乾九五是以剛健中

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云云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

者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

有說而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德字

離六五彊輔彊師而六以一六無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無

之才悔可亾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濟也下

更得剛陽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

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三無九之為動之主而六五

以柔中乘之六無六字其勢可嫌也一也無字得九二剛中應之其

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

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勝於震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

內無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為美也一作以與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處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才之位四字可

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得故諸卦皆有須待

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

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唯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一無且字也字

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得以靜止故柔中上依下藉

僅能成功一無故字能作及然非可大有為也可無然字更或無

應一本更作二則獨依剛得於君道為愈下矣一作是不得於君臣又不得於君

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

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

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

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無

咎而他爻率皆戒辭蓋陰柔之

才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

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

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才適時

渙未濟

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大過恒益與兌節中孚小過

既濟義之善或不勸則直云其吉可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

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萃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

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有始厭其欲而終有過敗者

萃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

也師謙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

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論之需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

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履

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妄言也大抵積微而

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

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一作其事勢

也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撰著之說一本作校定曲折艱澁辭意隱晦及

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

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說乃以八齊之一

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况四齊八齊之後尤不

能一無能字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

似也且初撰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

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審矣為演八

卦靜變往來之數云

一無云字

為乾而靜者八千

一本自註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

一本無有字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元數成卦則六十

四備矣六子皆放此一一本無正合至倣此止云坤與六子同

為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

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為極少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

而震之兌離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百四

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

而震之坎艮之震艮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四十

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

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

十

二爻變而為坤者皆四千二十二

而巽之離兌離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

數計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作一爻變

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一偶對待者

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

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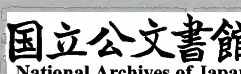
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著虛一分二

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

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

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

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



許魯齋集 卷之三 識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少而  
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  
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  
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為二震二  
長而至四无四復消而為二明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  
為三豐三長而至五人同五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  
四復消而為三歸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  
而至五小五復消而為四大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

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久至於十二以至於無  
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筭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  
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  
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  
也第未得一無之數訟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  
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具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五 三一 三一 二盡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

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校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為為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

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廼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爲說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



幼朋友之分豈止于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  
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教而學者必以明  
倫爲學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  
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  
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亾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爲人者  
不可一日離乎敬也况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  
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  
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  
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  
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

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  
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唯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  
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  
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  
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  
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  
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  
朱文公集小學之言大意如此

對小大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

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

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

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

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

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

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

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修德節用愛民之類

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

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

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

為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

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

人為三才明德的靈明天下古今無不一般只為受生之

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

為智得其濁者則為愚得其美者則為賢得其惡者則為

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為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

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爲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爲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堵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爲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爲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爲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堵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爲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爲上等人存得一半

則爲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爲善爲惡常交戰於留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爲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爲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 論生來所稟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縱情慾則清美變爲濁惡德則濁惡變爲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

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爲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爲生已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爲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畧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

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爲臣爲子爲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大才如何知得高下

答或問不遷怒

此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須是忿思難始

